

從研究理論反省教會的研究工作現況

梁成安

一直以來，筆者都懷有念頭想寫篇文章，作為自己對天主教會的貢獻，交下一點功課。但始終下不了決心和時間。看了曹宏威博士在一九九五年五月九日《明報》「自由論壇」中「科學家的四不是」一文後（以下簡稱曹文），才使自己加把勁。

曾就讀專上學院的教友，或多或少都會接受不同形式的研究訓練。這裡不想重覆書本上的知識。本文的重點是指出一些可能在書本中沒有談及的經驗。「研究」二字所包含的意義實在太多，這裡只能「走馬看花」的和大家分享一下。

全文分兩部份：（一）研究本質；和（二）研究的過程。第二部份內容本身非常「技術性」，如有讀者認為有商榷之處，歡迎透過編輯和筆者聯絡。



一・研究本質

客觀的思考

客觀似乎是每一個從事研究的人士所強調的。

曹宏威博士強調「科學的客觀性，分析事物而非執著事物。」（曹文）筆者不想深入討論客觀定義，也不想用哲學去討論甚麼是客觀和主觀，因為自己不是哲學家。在這篇文章中，客觀是指抽離自己的主觀意願，不是問自己想什麼，應該如何；而是問事實如何，原因在那裡等問題。研究人員會執著於客觀的分析，而不是主觀的對與錯、好與壞。

因此，嚴格的思考是很重要。倫敦經濟及政治學院的始創人 Sidney and Beatrice Webb 在開辦該學院時就認為「改革是以嚴厲和努力的思考進行，而非大叫大喊。」（註一）

研究是著重客觀的思考，找出不知道的真相。同時，透過嚴格、井然有序的思考，希望能找出因

果關係，以及現況的「動力」。不論是從理論模式或現況出發，研究工作者都會非常重視實在的數據和資料。

是求真而不是推銷

由於研究著重求真，所以『科學家不是二手車推銷員……只講優點，故意隱瞞劣點』（曹文）我個人認為研究與傳教在思維上有一定的分別。傳教（或宣傳自己的思想）著重「推」和「講」，研究著重「看」和「聽」。兩者應是相輔相承，而非互相排斥。這不等於放棄自己的信念，一味求真，而是分清什麼是客觀事實，什麼是主觀願望。有時筆者在教會內和別人討論時，很多時就遇上這個思維上的不同。

研究與應用

那麼，研究有沒有用？答案是有的。但解決問題非研究的本質，而是成果。「科學家不是救火隊。」

．．．科學家孜孜不倦所追求的是對宇宙真象的求知，通過這個認識，他可以掌握事物的原理，有了原理，明白底蘊，解決應用性的問題就易如反掌。」

(曹文)

以上的說話當然是指自然科學上的應用，但也可應用在社會科學或教會事務上。不過，我個人對「易如反掌」四字有些保留。一些社會或教會問題，研究後的結論可能是頗為無奈，或與自己的意願相反。例如，如果要建立一個信仰小團體，可能是需要時間、耐性、心思和一些共同目標或興趣等。答案可能是沒有「捷徑」。

由此，倫敦經濟及政治學院的始創人 Sidney Webb 就認為「我相信研究會在某程度上證明我的政策是對的，但我也會樂於接受相反的研究結果，覺得更有價值，因為它避免付上錯誤的代價。」(註二) 細心一點，不難發現付上「錯誤的代價」的現實例子。

就以香港教區於九一至九三年度推行的信仰小

團體計劃（當時慣稱為「基基團」）的研究工作為例。在推行上可以有以下三個選擇：（一）在建制內；（二）在建制外；和（三）同時進行（一）和（二）。(註三) 問題是，如果選擇在建制內，必然要處理很多教會內團體與團體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。負責人要善於處理關係。結果是選擇了在建制內推行，但又沒有正視以上所說的關係。最後當然要付上錯誤的代價。

當我們要作出決策時，很可能要作出一些主觀的取捨，研究應是作出決定前對形勢的分析和了解，更重要的是作出「策略性」的建議。研究「可以」用來解決問題，但這不是他的本質。

研究的價值 (so what)

研究的價值視乎研究工作的進程。所以在研究時，要不斷問自己：那又如何？(So What?) 按我個人在不同的環境做研究工作的經驗，下結論時每

個研究有價值，那個研究沒有價值等。我個人認為差不多每一個研究都有其價值，問題是如何「看」出來，這是需要經驗，要看抽樣、百分比的基數、問題的形式和以何種方式取得資料等等。

另一個重要的問題是結果是否合你心意，這就要看自己能否客觀一些。自己會否因為一些不合意或不同意的小節，而看不出另一些有價值的環節。就以最近有關慕道者的調查報告「慕道之旅」為例，有些討論集中在問卷上一兩條問題，而沒有討論其他成果。就以對九七之後的社會形勢為例，（註四）研究後可能會有一些「悲觀」的感覺，從而不願接受研究的結果。但研究的價值不是在於得出一個「樂觀」的答案，而是對客觀形勢的分析，從而出能力範圍內最好的建議。之後可能要將一切交給天主。

筆者基本上覺得很多研究工作都不知不覺間有其價值，特別是在沒有太多人在教區來做研究的情況下，更應鼓勵多些人做研究。

二・研究的過程

訂立目的

幾乎每一本有關研究的課本都重視訂立目的，這是重要的，因為你需要知道自己在做什麼。在一些學術機構中，其研究目的是找尋「新」事物，而在另一些機構中，則著重是否「有用」，以幫助機構或團體的運作。以上是一些「官方」目的，另外有一些隱藏動機 (hidden agenda)。

每人做事都有其目的，但要清楚理解背後的隱藏動機，就不容易。

從較負面的角度看，有時做研究是為交代而交代、為出版而出版、為滿足個人的慾望或好奇、為支持自己的論點、為製做新聞、為做勢、為賺錢等等。

但從正面的角度看，每人都不知不覺有自己的喜好，而每一個研究都不知不覺有其價值。重點是

要分析以往研究那有所得、那有所失。然後令以後的研究更有價值。

從實在的工作出發，做研究之前能訂出目的是必須的，因為這訂立了遊戲規則重要的一部份，以便參加者的期望和現實相符。即使是一些官方說話，也要說清楚。

研究管理 (research management)

一些研究是一個人獨自做，但現時很多研究是一組人做的，或多個部門、團體或機構。因而出現所謂研究管理。簡單來說，是看看有什麼資源（人力、時間、電腦、傳真機、技術、專長等等），能在何時以什麼形式結出果實。

其實，為自己訂立並且嚴格遵守一個時間表是很重要的，因為每一個研究都可以無了期。一個研究的結束只表示一個階段的完結，和另一個階段的開始，而非問題的完結。以這文章為例，其實可以修改、修改、再修改，但一來時間會長很多，二來

到某階段實在需要有個總結。最後，自己的時間分配也是考慮之一。

另一個重要的管理問題是研究組的內部動力。如果成員大部份是義務的（以一般堂區為例），如何令成員投入工作當中，是需要了解各人的期望、喜好和專長。不要看輕這一份工作。當然，長期在善會工作的教友可能已駕輕就熟。

文獻參考 (literature review)

學術界非常重視文獻，因為要找尋新事物，一篇論文往往用一年時間來搜集文獻。但一般機構則不大重視，一來不容許那麼多時間，二來是著重對機構運作的幫助，他人的研究成果只能作較間接的參考，沒有自己做的那麼直接。

將文獻參考視作等閒的原因很多：不同的學科會運用不同的字眼，不同背景令不同的角度不能融合，其他人的成果不合自己心意或主觀願望等等。應否有文獻搜集呢？這要回到其目的，文獻搜

集的目的是在於不重覆別人的研究成果，兼收「他山之石，可以攻玉」之效。當然，還要看你有多少資源和時間。再看研究的性質和目的。

個人認為現時教會內的研究不大重視文獻搜集。以信仰小團體研究為例，小組動力、基督教團契、人事管理、教會堂區政治、公共關係等等之研究，有否幫助？很多人直覺上都會覺得這些研究與信仰小團體沒有關係。但其實這些都有間接或非常間接的關係。

搜集文獻和資料後，如何處理？在已搜集的資料中能否得出一些結論？這不是一份容易的工作，很多時需要經驗和觸覺。

處理資料和數據

一些應用的研究非常著重資料（或數據）的累積、收集和整理。有些見了厚厚的資料就望而生畏。解決方法就是要跨越這一關，和與較有經驗者交流，筆者很多時用「掃描式」檢閱厚厚的資料。其實互

相交流在研究中是非常重要的。

不過，回到曹宏威的文章，「科學家不是紀錄員……（著重收集）數據之後的合理分析」（曹文）。所以，研究員除了要做圖書館資料搜集之類的工作外，還要有嚴格和有條理的分析。

就以慕道班研究為例。如果時間容許的話，可以搜集以下的背景資料：每年的領洗人數、男女年齡分佈、慕道班導師對課程的意見、基督教慕道情況、一般香港人工餘時間的運用……等等。這些資料或多或少都會豐富研究的成果。

有時，經過資料搜集和分析後，可能發覺要調整目標及最初訂立的研究設計。

進行調查

很多人第一步考慮的是進行調查，而非調查前訂立目的和文獻資料搜集的工作。這其實也無可厚非，因為以上所說的「書本味」太重，很多人都以自己過往在某範圍內的經驗，而跨了這些步驟，因

為「心中有數」。

現時社會科學上的調查方式不外乎是：面對面訪問、電話訪問、在堂區或課室中填寫和郵寄傳真等。每一種方式都有其利弊，很多有關研究的著作都會談及。那一種較好要視乎很多因素。當然，時間、金錢和資源是首要考慮的。

這裡值得一提的是，一個研究可以是兩個或多個調查完成。例如：一個數量較大的彌撒問卷，再加上一個數量較少的面對面深入訪問，將會互補不足。當然，研究的「非經常代價」(overhead cost, 如問卷設計、排版印刷等) 會大為提高。

問卷設計

問卷設計已是一個很普通的名詞，書本上也找不到有關的程序和技術；這裡不詳談。這裡只想指出一些書本可能沒有提及的經驗：（一）問卷設計很時多時是「口味」的問題而非對與錯。（二）問卷設計很多時會涉及機構的「動力」。某機構一個研究員曾私下向我訴說，問卷要經某些上層和顧問委員同意，最後出來的版本很可能就是衆多意見的集大成。

通常問題不會出於一些主線，因為訂立目的時已有所限制，但在一些枝節問題上，可能費上很多討論。而由於討論是一組人的成果，所以就取決於機構內的動力。（三）由於第二點所提的動力問題，設計問卷時不要糾纏於支線上的討論。而問卷也要整體分析，不要針對個別的條目。

另外，個人認為問卷最重要是簡單、直接和到題。問卷最主要目的是了解被訪者的意見和資料，要從被訪者的角度出發，所以有些問卷都非常口語化（特別是電話訪問）。

當然，由於以上所說的動力問題，在教會內很多時設計問卷不能太口語化。另外，亦會因爲一些概念的問題而將問卷問題複雜化。「領洗後你有甚麼期望？」可能被繁化爲「從你個人的角度出發，領洗後你在信仰上會特別有甚麼期望？」。表面看來後者雖然句子較長，但更能清楚表達意思。但細

想一下，答問卷時必然從自己的角度出發，而期望多數是站在信仰上。所以加長句子是多餘的。而問題以下的選擇已經某程度上說出問題為何。另外，被訪者能在短時間內細心留意小節嗎？

行政

行政是必須、重要，但不討好的工作。在訂立調查方法後，就有一連串的統籌、聯絡堂區學校、寄信打電話等工作。最後還要寫報告和出版。但這一些不太「出風頭」的工作往往被忽視。

電腦輸入和輸出

由處理數據到寫文章，電腦差不多是研究必須的。可幸現時教友對此都頗為認識。但用電腦於調查或研究上還要再加上一些特別的技巧，如何利用現有可用的電腦（軟件和硬件）來分析數據呢？類似這些都是非常技術性的問題，這裡不便詳談。

這裡要提的，是完成電腦輸入後，數據檔案

(data file)要好好保存，需要複製(copy)多份，甚至作唯讀(read only, write protect)處理。此外，數據、程式、輸出物、報告等，亦要分開處理。每個檔案在電腦顯示的日期時間尤為重要。

另一個重要而很可能在書本中沒有著重的，是將數字化為可理解或有用的文字，這個除了經驗外，還需要嚴格的思考，和集思廣益的討論。不過，無論是分析數據或寫文章，都要配合原先訂立的目的，而結果又要能夠理解。

編寫報告

在學院的訓練中，編寫報告是很重要的。但在現實中，編寫報告要視乎現實的要求，公營部門、志願團體、教會、私人機構、商業研究公司、甚至報館等，報告形式都有或多或少的分別。

編寫報告的目的是在於將研究成果與其他人分享，所以要注意在那處刊登、如何分派等問題。又要留意讀者的背景，跟著是要考慮用甚麼字眼。

「字眼」在寫報告甚至整個研究過程中都頗為重要。有時會因為字眼問題而導至派系衝突、評分低、不接觸、不溝通等等。在完美的世界裡，研究員會從別人的角度出發，去理解為何出現因字眼不同而引發的討論和衝突，從而得出一些啓示。當然，

世界沒有完美，作為一個研究員，我會告訴你，人類仍然會因為字眼不同而起衝突。

結語

最後值得一再提的是，研究工作的主要元素是客觀、嚴格和有條理的思考，再加上一顆開放交流的心。研究工作「可以」用來解決問題，但這不是它的本質。它是一種精神而非一種專業。因此，人也可以做研究工作。

註釋：

1 .. "Reform will not be brought about by shouting.

What is needed is hard thinking". in p.6 of Centenary Review,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1895 - 1995.

1] .. "I believed that research and new discoveries would prove some, at any rate, of my views of policy to be right, but that, if they proved the contrary I should count it all the more gain to have prevented error, and should cheerfully abandon my own policy." p.7 of Centenary Review,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1895 - 1995.

11] .. 參閱梁成安執筆，「香港基基團實況調查報告書」，見《公教報》1992年10月30日，以及「堂區牧職人員對基基團的觀念」，見《公教報》1992年6月26日，7月3日，7月10日。

四 .. 參閱「慕道之旅——慕道者牧民資料調查報告書」，香港天主教教友總會及香港教區教理中心，1995年4月出版。